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

第十六回 日麗紗窗喁喁小語 風生綺席炎炎大言

林林回過頭來，秋波滴溜，麴犀乍呈，更覺國色無雙，名花絕世，慶如方道：「你看這朵花的嬌豔真到極處了，卻近了你時反覺得他的色香收斂了些，似乎相形減色一般，足見卿的丰姿絕妙。但除了這種茶花，別的花更配不上你，即如牡丹的富麗，維多利亞的奇偉，櫻花的爛燦，雖有國粹之名卻都與美人不甚相稱，譬如一個盛飾的女子，雖是丰容盛鬋，但未必為人人所愛，惟有茶花的含煙欲笑，帶露如顰，方合那美人身份。」所以馬克格尼兒姑娘生平喜簪茶花，足見他的賞鑒不同。好在此花中西皆有，安見中土奇葩，不及巴黎異種？我卿會心不遠，真令我，心神俱醉了」。林林一面梳掠，一面格格笑道：「你倒說得好，頓時為此花增了許多聲價。你既這樣說，何不就將此意起個樓名呢？」慶如思想一回，道：「這樓名用『茶花第二樓』五字可好？」林林點首道：「雖是落了窠臼，總算還妥，當就用了他罷。少頃，平季留來，請他寫了，就好裝潢起來了。」不一時梳洗已完，坐到靠窗一隻榻牀上來，慶如挨身上來悄言蜜語，領略那溫柔的趣味。

捻擲了好一會，所請之客陸續的到了。公一、季留、牧求、齊元戚，共計五人。只有賈氏弟兄未到。慶如因又發票催請。

公一問道：「這兩人是誰？何以我們未曾見過？」慶如道：「他們原是同鄉，一向遊學日本，前日方才回來。因出洋較後，所以沒有會見諸君。同我也無甚深交，不過前日曾來拜我，所以不得不應酬他。那個大的號叫新民，聽說在法政大學畢業。小的號叫鈞人，在士官學校畢業的。」慶如一面說，一面拿出一張上好宣紙，請季留來寫匾額。季留高興道：「寫是好寫，但是何人給我拂箋磨墨呢？」慶如道：「就讓林林來當這個風雅之役罷。」林林低鬟一笑，真個上前按好了紙。季留濡了筆墨，把那相了一相，一氣揮成，擱筆大笑道：「今日之樂，真不數李謫仙在沉香亭上也！」大家通笑了。

正說時，外面報客已到。林林忙把宣紙收起，即聽得履聲橐橐，走上兩人。前面一個頭戴一頂拿破崙的帽，身穿一件長衫，腳上革靴，卻裝一根假辮，還掛著極大的辮線，對著慶如請了一個安。後面一個，身上也穿長衫，腳上卻是一雙快靴，頭上戴一頂日本高級武官的軍帽，上面盤好幾條金線。見了慶如，頓時立正將右手在帽沿上邊一舉，行了個軍禮。他兩人見有許多人，便要一個個見禮起來。公一等笑不可仰的，慢慢回轉身來連聲止住，方才免去大禮，但招呼了幾句，須臾坐定。

慶如因時候已晚，吩咐即擺桌面，不及細談。等到局票去後，大家入席正上菜的時候，只見賈新民軒眉攘臂的說道：「我們弟兄，久仰諸位先生的大名，今日真是幸會。想諸位先生出洋最早呼吸文明空氣最多，正值祖國改革政治，預備立憲之時，何故還逗留海上，做那冷淡的生涯呢？大約諸位先生運動的手段，還沒有達到極點的緣故。不瞞諸位先生說，兄弟在東京發起了一個政治雜誌，極蒙家父第二所賞識，此番奉召入京，大有破格用人之意。諸位先生，如果不棄，兄弟倒可做個介紹，拜在家父第二門下，到明春殿試留學生時，包管狀元及第，才曉得兄弟是個政府的間接主動哩。」慶如聽了，不覺變色，正要開言，那杜小牧雖是個風流種子，卻沒有到過東洋，於新學界是個門外漢，聽了這許多新名詞竟有幾句不懂得，不禁問道：「新翁才說家父第二是個什麼東西呢？」新民把舌一伸，道：「難怪外人說中國是個野蠻呢，連家父第二，一個政界大人物，都不曉得。」

他是當今政府最有勢力的外相王公，掌著五洲萬國來往的大權，卻是心地開通，最肯提拔留學生，不比諸位大老頑固的。兄弟因為受恩深重，無可稱報，常說道，生我者家父，知我者王公。

豈不可以算得家父第二麼？論起來稱他第二，還是有屈，最好要稱做特別的家父呢！」慶如不覺撲哧一笑，只見季留立起身來，向慶如發話道：「今天你安心來害苦我，我要少陪了。」袖子一豁，頓時揚長而去。慶如挽留不及，只望著林林笑。那賈新民正說得高興，毫不理會，他兄弟賈鈞人等均不奈煩，攔著他道：

「算了罷，算了罷！你仗著學了幾年法政就想運動政府，又要結連外交官，殊不曉得外交全仗兵力，為其後盾，若不靠我輩一班陸軍學生，認真練兵，提倡尚武精神，如何敵得過那那武士道與天的驕子呢？」公一聽鈞人的說話，倒還有道理，但是他說的什麼後盾，什麼武士道，什麼天的驕子，都是不懂便說道：

「鈞翁說的有理，中國就是兵力不振，所以吃人欺負，此刻惟有通國皆兵，還可以救亡，但不知鈞翁有何高見？」鈞人見公一贊他，更加高興道：「據兄弟的愚見，外國兵都是有學問的，中國兵卻是招集市井無賴，目不識丁的居多。兩邊程度，相差得遠，就勝負分了。此刻練兵總要教兵士讀書識字，最好是仿照日本，將通國劃分區域，舉行徵兵的制度。」公一又不解「徵兵」二字，問道：「何謂「徵兵」？鈞人曉得公一不懂這種制度，更加高興道：「徵兵者，對於募兵的稱呼，就說他是招募來的，這是徵召來的。」小牧因新民罵他野蠻，骨都著嘴，半晌不言，此刻卻忍不住說道：「這兩個字我們一向讀作「徵兵」，原來日本卻讀作徵字。」鈞人臉一紅，尚未回答，新民接著道：「徵字就是徵字，日清字典上注明可以通用的。」小牧正要言語，適值他叫的普慶裡林翠寶到來，方把話頭打斷。各局陸續到齊，主賓也不能交談，等到酒闌局散，新民弟兄都道謝走了。慶如復留公一等論茗清談，林林先笑道：「季留的脾氣，近來更利害了。」

本來也是慶如不好，像賈氏兄弟，邀他來做什麼？」慶如唯認過，公一微笑不言。元戚道：「他所說運動的話，倒也有些道理。」不一時眾人散了。慶如住下，正是新婚第二夕。